

依納爵神操之辨別神類的動力

Monty Williams, S.J. 著

項月秋譯

我們首先由朝聖者依納爵激情的觀點出發。依納爵是位探險家多於是位朝聖者。兩者之間有巨大區別，朝聖者造訪已知之地，而探險家則進入未知之地，並且將這地改變轉化。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介乎已知和未知之間，而且是激情地達致這。就如 **Cecil Azzopardi** 闡述了如何表達激情。激情有很多面，其中最高的表達就是創作力。**Marlene Marburg** 以敏銳及創新開啟世界亦因此冒了個大險。這好比一個耍雜技的走在鋼線上，而且要打個筋斗穿過中間的一個火圈。但有時候他突然覺得非常害怕而做不到他曾經做到的。若問他以前如何能做到，他的答案一直在我心中迴響：「因為我的生命就在那一邊。」依納爵神操是帶有危險色彩的靈修，當我們要觸動這危險時，別人或會覺得我們愚蠢莽撞，但這正正是因為我們被激情驅使而忘記了須要謹慎。那究竟我們該如何去平衡激情和明智呢？冒險，正正是辨別神類的切入點。

何謂辨別神類？

我認為某程度上，人的生命是指向追求快樂的。故此當我談及我們作為神修指導者時，我是說我們如何指引人去鑑別。即是說深刻的感覺神渴望我們而人又充滿慾望。黑格爾在「心靈現象學」說過「渴望渴望慾望」。第一個渴望是指天主，祂渴望著我們人類，掉過來說也可以，那便是人類也渴望天主。辨別神類在激情遇上熱情的時候出現。當激情遇上激情，麻煩就出現了而那

正是我們想知如何鑑別的時刻。那究竟激情是什麼？界定一個人往往從他的言行習慣、興趣取向和自我身份的認同入手。試想像一位詩人寫了一首關於蜜蜂的詩，表達的是詩人自己。創造者不等同創造。或許有人會問為何詩人寫了那首關於蜜蜂的詩，又會問究竟詩人的習性怎樣導致她那樣看蜜蜂。其實是詩人平日對事物的專注和反省在詩中完全自我表露。我認為優秀的詩人能指引我們在枯涸現實的生活中看到了人生神秘的一面，而且我們也有詩人的特質，能在這神秘中看到神妙，一種慾望認識了來自渴望他的渴望。就這樣，人才會在讀詩時起了共鳴。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有焦慮，最基本的焦慮是來自恐懼與愛。兩者都能產生巨大的驅動力。因為我們的習性、興趣和自我認同感揭示了我們心中的專注。試看恐懼所生的力量：假設一位受靈修指導的朋友喜歡賭博，他甚至把房子押掉了從銀行得到金錢。他對賭博的執迷使他成了癮，他就如附了魔的把命也丟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套獨特的模式去表露內心某種恐懼，這我們首先要瞭解自己的恐懼。反過來說，在我們內心亦有另一種模式存在，那是感恩的，充滿愛的，而且邀請我們去作出轉變，將我們由恐懼中釋放出來。

這種模式可以引發人對所有事漠不關心，在北美洲被稱為心靈冷漠。我卻認為這種冷漠其實是對天主充滿激情而使這人只透過這對天主的激情去看待和理解所有事物。衝動之能驅使人做一些事是因為其中的激情和執著。這正好說明人其實是能有選擇的。對大多數人而言，人的生命就好像禮儀一樣的墨守成規，譬如準時起床，吃每天都一式一樣的早餐。穿上浴袍也是一項生活禮儀，但我卻有自由去做一些事，譬如穿著浴袍在寫作。

但有時人會因執著於習慣而失去選擇的自由，甚而陷於自憐，以為自己根本沒有選擇權，只得行禮如儀，白白失去了與天主共舞的能力和感覺，失去了原來有時自己也可以放鬆一點、傻氣一點的機會。我們在與天父這充滿動力的關係當中，才有真正的自由。

我們最大的謙遜是在於承認自己不是創造者而是表達創造者大能的人，只有祂才是一切的根源，光的本體。當我們謙虛自處的時候，並不表示我們捨棄了自我個性，而是在與神共舞。德蘭修女說過：天主召喚我們不是要使我們成功，而是使我們成聖，即更忠信於天主。我認為人在謙恭的時候，就是對主忠信。但可笑的是，當我們謙遜的時候，別人以為我們是驕傲的，反之亦然。至於這怎樣在我們生命中表達出恐懼和愛的張力，可參考以下筆記。

第一週

在開始依納爵神操的第一週，我們要細心留意所發生的一切。人們接受神操指導是因為即使對現況是滿意的，也必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真正快樂的人不會要求神操指導。須知道人的心在天主之外，是無止息的。我們騷動的心驅使我們選擇依納爵神操。開始的時候，我們將經驗過的現實世界和使我們覺得能瞭解自己的、安全的想像世界都一併帶進來。當我們與渴望我們的主相遇，祂不單止在那世界肯定我們，而且呼召我們去得更遠，這時我們會陷入一個危險，就是我們會摒棄我們已知的世界，而被召喚進入一個未知的、陌生的黑暗世界。**Kierkegaard** 提過這是生與死的爭鬥，而這好比疾病一樣會帶人步向死亡。很多時候在第一週尋求神操指導的人會憎恨他們的指導神師，因為他們被勸喻

放棄自己熟悉的舒服的世界。神師不會進入他們美好的世界，讚美、鼓勵他們。神師不會被誘騙進入他們的世界。這正如看著別人受苦是一件痛苦的事，就像眼見有人快將溺斃。假如溺者能豁出一切，他們會發現自己不只沒有被溺斃，反而被更大、更深的愛環抱著，而我們稱之為父的神秘根源是極大的解放。

通常我們視之為安全的世界其實也充滿問題和很大的焦慮不安。在這層安全的假象之下，人們會視這焦慮感覺是自然的，以為現實世界就是如此的。但當身處天主愛的懷抱中，我們滿懷一個奇特的崇敬的感覺：「這怎麼可能？」在接受神修指導之前，我們因焦慮不安而煩躁，現在睡得穩，也沒有了那熟悉的不安全感，而且能看得見天主的好。我們本來期待某些事，但更好的發生了！這正正是我所指的經驗層面。那究竟我經驗了甚麼？

到第二階段時，依納爵有一點曾經使我很困惑，但現在已沒有這感覺了。在感到安慰時，我們要有準備也會有孤獨淒涼的時候，反之亦然。我相信這真是大煞風景的事，有誰希望在得到神慰的時候卻去想著神枯的一刻。其實我反而在神枯的時候，因為想到神慰而感覺開心，反之就全然不同了。在神慰的時候，我反而需要更多的祈禱和反省！我很清楚記得耶肋米亞先知曾對天主說：「你誘惑了我，而我卻容許自己被誘惑。」而他正正在這黑暗地帶尋回自己。那麼，愛又做了些什麼？愛確認了我們使得我們有力量開始走到我們的已知世界最邊緣處，因為我們充滿了對天主的熱情，我們走進了這未知之境，但當進入這黑暗後，天主卻消失了，而我們被留在這黑暗，即使想返回以前的世界也不可能。我們不能逃離這黑暗，而結果我們的眼睛慢慢適應這黑暗。然後人們開始見到一條小徑，大家匍匐前行，這小路越行越清晰，也可矇矓矓矓看到目的地了。然後人被一隻小狗吸引住，雖

然起初對小狗會有些抗拒，因為之前也曾如此被騙過，但過了一會，因為小狗實在太可愛了，人結果就被誘惑到了。人在得到安慰時找到自己，這本來無可厚非，但同樣的情況卻不斷重演。

一位猶太神秘主義者說過：「我到了一個我分不清楚安慰和憂傷的境界。」其實憂傷失落是在我們生命中等待著轉化的，而憂傷就是包裝禮物的那張紙。當我們擁抱失落時，我們從未有過的禮物就打開了；就像有時我們生命某部份或某些從來沒想到會有的關係變得更活生生和使人激動。憂傷是安慰的奇怪型態，反之亦然。

當我們經驗天主的愛是如此深時，不是說我們被這愛改變了，而是我們把自己從已知世界的這個囚牢釋放出來。我們都好像囚犯一樣，即使被放了，我們都會把這已知世界的囚籠，牢牢地帶在身上。這一直待到第二週。我們帶來的激情或者被釘牢在原地的感覺也隨著我們，我們將古舊的敘述也帶到另外的故事。那給我們的故事就是福音裏的故事。

第二週

神操的第二週，我們的故事和基督的故事有趣地相遇。依納爵巧妙地將這些故事的不同面貌以特別的方式和角度整理好。譬如說，依納爵在我們關注耶穌的公開生活之前，會要求我們先看看祂的私人生活。在尾末的禱文是在聖殿尋回耶穌，在這之前是耶穌從十二歲到三十歲的隱秘生活。為什麼依納爵把次序顛倒了？為什麼是隱秘的生活先於在聖殿尋回十二齡耶穌？在時序上這是錯誤，但這是為了引導我們留心耶穌在聖殿所說的：「我必須在我父親那裏。」

第二週主要是關於耶穌要關注天父的事。當我們從進入神操的第二週，我們祈求與天父有親密的關係，在其中，愛就流露了，服務的心也流露了。對大多數人而言，愛帶領人進入親密關係，但依納爵認為，是親密關係帶領人進入愛。親密關係的根源在天主。由這親密關係而來的是愛；由愛而生的是服務的心及行動。人怎樣能夠生活出這親密關係？原來耶穌就在那兒帶引我們走向天父。

你怎樣知道在第二週就得到這恩寵？我說我愛耶穌，但那又表示什麼呢？當你愛上一個人，這人就會向你呈現自己。耶穌向你展現了什麼？耶穌最親暱的秘密是與天父的關係。當你真正認識耶穌，在第二週你開始認識天父。讀若望福音就知道為什麼要認識天父？因為只有祂能使我們進入生命。

第二週的動力就是與神秘之源發展這個關係，而且也讓這神奧和我們發展這關係。所以當我們在這救恩奧秘中不只是緊抓耶穌的故事而停留在那裡。蜜蜂詩在某程度上說是這奧秘的表露，是大於一首關於蜜蜂的詩。在第二週，我們的焦慮是究竟我們要不要脫離聖經故事的束縛；抑或按照或不按照那呼喚我們的奧秘去生活？指著月亮的手指並不是月亮，當見到月亮，何需用手指？你會發現是月亮的光照亮了手指。神學是高級的科幻小說，一種娛樂，但有時又嚴肅得忘記神學應是指向生命而非神學本身。系統是精確的，而我們也因此被推出邊緣而進入奧秘。神學帶給我們的是驚歎感多於焦慮感。

奧秘大於意識型態。人嘗試找出一些意識型態，冀能理性化耶穌，而祂關心的只是天父。當我們在第二週與耶穌同行，我們變得更少關心意識型態，反而我們更關心那擁抱我們，我們又渴望被擁抱的奧秘。

第三週

第三週我們思想激情，受苦和基督的死亡。當人與奧秘共舞，會發現這裏面有不可思議的力量。你會變得充滿魅力而這亦是令人陶醉的。你會嘗試用這力量去維養自己。如果你真正熱愛這奧秘而這奧秘亦激烈的回饋你，結果可以是你開始逐漸放棄你自己，即是你放棄控制你自己生命的力量和去營造你所知的世界的能力。在第三週，我們追隨的耶穌變得越來越脆弱和空虛。在第二週，我們學習耶穌去奉行天父的旨意，專心等待天父吩咐我們做任何事，我們不會跑在恩寵之前。耶穌在第三週等著父的旨意，在山園中痛苦的等著，在十字架、在死亡中等著。祂在等。

我們時常自稱是耶穌的追隨者，是耶穌會會士，又或者叫自己依納爵人，我們侍奉天父到底，即使在極惡劣的地方，甚至是被奪去生命時。荷西說在瘟疫時，學者和醫護都被遣走，唯獨老邁神父留下。當有人問為什麼他們決定留下，我會說他們沒有決定留下。他們決定的是去侍奉天父，讓祂告訴他們該怎樣做。如果天父選擇了要他們在這個瘟疫城市等待死亡，他們會很樂意去做，因為神父們的喜樂是侍候天主。第三週的禮物是學習空虛。或者可以說你因此超越空間、感覺、情感、起出了想像，而你卻日復一日的勉力生存下去。

在空虛中等候會使我們變得適應了空虛，而且以為這就是所有，繼而會陷入維持現狀的生活模式。須知道那渴望我們人類的那渴望是較我們的空虛的經驗更深邃。從空虛而來的是不尋常的，那時會出現極好、至美的創造並將世界轉化成一個嶄新的、更美好的世界。

第四週

神操的第四週是創造的禮物。假若時間許可，容我們展示這耶穌會建築的設計，稱之為「希望之石」。這設計嘗試表達如何可以超越形式。怎樣去表達不可表達的一這就是創造。我喜歡說一個關於畢加索的故事：大戰時他住在法國尼斯，每天他都會去游泳池。有一次他經過廢物場，檢起了兩件東西便折返家，用鐵線將它們綑在一起。他是把一個單車手把和單車座連在一起弄成了個公牛的頭，就叫做「牛頭」，這東西現正在巴黎博物館展出。我喜歡這故事，正因創造者把其他人拋棄掉的東西看出其富有重生的可能性。他能看見這世界的可能性，而其他人在之前是看不到的。較之神學家，我們需要更多詩人。因為藝術家以「可能」去更新潔淨世界，這正是依納爵神修強調的。創造最高的形態是群體——在每個人自己心中、在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人與自然界之間。

依納爵設想的是這樣一個創造的群體。今天我們身處的這個會議也是這創造的一個例子。當一個巨大的力量聚合不同種族、宗教、信仰的人一起去分享他們的生命和故事，這確是一份很大、很大的禮物。

辨別神類的動力正好是安全感和根深蒂固之間的張力，也是意識型態和奧秘、力量和空虛、維持現狀和創出新猷之間的張力。

奇怪的是，當今世界中許多人的故事都是追尋安全、意義、群體的故事，某程度上也想盡力去維持自我。但當天主介入我們的故事時，我們找到的是根深蒂固而非安全、奧秘而非意義；最

後我們發現自由而非耽於現狀、創造而非力量。依納爵神修邀請我們進入創造的氛圍。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